

學庸下

盟原錄 中庸

卷二

袁公章全自

此引孔子論政以明道。提人存政。舉句爲孔子論政以明道。提人存政。舉句爲爲政七節。備言修身在本達德以行達道。屬節。備言修身在本達德以行達道。屬政。

來凡爲四節。承言伯人在舉九經屬政舉邊而未云。言伯人在舉九經屬政舉邊而未云。又從上兩一也。點出誠字。因懼擇執示以求誠之功。乃出誠字。因懼擇執示以求誠之功。乃修身體之爲五達道。播之爲九經。見於身爲言行事。達道播之爲九經。見於身爲言行事。重在修身以端爲政之本。蓋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爲政之本。蓋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此之全者。以繼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總註所謂明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總註所謂明人孔子答重在治已。

寡聞政事

哀公問政。子曰：「道之蒹小大，包費隱者。」

哀公曰：「何謂也？」

子曰：「道之蒹小大，包費隱者。」

哀公曰：「何謂也？」

子曰：「道之蒹小大，包費隱者。」

此之全者以繼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總註所謂明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總註所謂明人孔子答重在治已。

子曰文武之政在方策其在簡冊方版也策簡也

木版徒法如
小但雕鏤之

聯方止于一故聘禮云百名以

上書千策不及百名書千方也。

息猶滅也有真君有真爵有真政矣

子曰爲政不以德
法亦不可徒法如

王政之大脩莫如文武其弘綱細節布在萬策以正而無缺也爲法而可傳也但有睚眦之
意方可行官禮之法其人存則其政俱舉天下未有元首既明股肱既良而庶事不康者也

苟其人亡則其政頽此節言人存政舉。劈頭提出文武有法祖意。且一家數聖人監二代
息。徒法豈能自行哉。而大備尤見其當法。政字所包甚廣。映下九經皆文武修身立誠所
致。但是虛冒。方策器耳。吸下其人在方策虛耳。吸下存字。錢有威關雖麟趾之化雖不可
得見矣。而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則宏綱細目。尚著諸簡冊而昭明。行葢既醉之風。雖不可得
睹矣。而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則聖德神功。尚垂諸載籍而不泯。陳大士文武之政非
自成周昉也。堯舜以來。因時起事。至耶代而獨詳。故說者謂觀大道于唐虞。觀大備于成周。
今其政可復稽而知。而兩聖之精神已周徧矣。文武之政又不自文武昉也。后稷以來。積功
累仁。至受命而遂大故。說者謂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康之。今其政即大府而
藏。而一時之規橈已宏遠矣。人兼君臣。略側君邊。其人不拘定是文武。如成康為君。以畢
召為臣。官王為君。以仲山甫為臣。即是人存。舉字兼持守。彥迪二義。從開創創。注守成。從天
子說到諸侯。尤與袁公對。針郭遠。日是不遑。而四友與為迪教。其間今之世而猶存其人也。
闕宮亦肅雍之地。龜蒙即江漢之間。昔未見道駁有聲者。獨見之典。吾也。敬義自強。而十亂
與為昭宜。其際今之世而猶存其人也。禮教行則百度惟貞。信義著則無思不服。吾未見著
定爾功者。特見于鎬京也。空載政府。無人舉行。便是息二句反言不重。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扶

夫首

敏速也。蒲盧。泥括以為蒲葦是也。

蒲水草可為席。詩曰有蒲。

與荷。又曰不流束蒲是也。葦初生名葦。稍大為盧。長成又名葦。詩曰彼茁者葦。又曰敦彼行葦是也。然則蒲盧是一草。

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

矣而蒲葦之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人存何以即政舉哉蓋人道能敏政君臣一德上下同心

一整飭問而廢者即興墜者即舉其成之速與以地種樹一也況又有非如泛泛之

此言

樹者蒲葦得水則生無待於灌溉有土則生無需於栽培彼得人為治何以異此

人存

政舉之易此人字亦兼君臣道字虛猶云人之為道也與下地道例看敏樹樹字是樹藝活

字以地直喻人道止重人道包高聯屬精以求治先足以激天下怠廢之心而一代之章程

必無偏而不舉之處明作以圖功更足以防後日宴安之弊而百年之化理豈有過而不達

之機但言敏政猶敏樹未盡其易故更以蒲蘆形之看來下二句雖說政仍宜繳到人

見政之恍乎人如此附者蒲蘆一名而有三物夏小正雉入于淮為蜃傳曰蜃名蒲蘆一也

與下節脉理方皆爾雅蠃一名蒲蘆二也埤雅蜃之細腰者曰蒲蘆三也朱子獨

取沈存中說謂蒲葦不擇地而生藝蒲葦者錄之而已人之為政亦在速之所謂行其所無

事也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

上文人道包舉君臣此承上跌重君

身為下面脩

身為下面脩為政在人家庭為政在於得人語竟先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

身重重起案

達

下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一物之生又各得天地之心以為心

所謂

元者善之長也。

句出易乾文言

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

臣而政無不舉矣。

以道以仁總是修身內事並無先後次第故以一言括之曰

此其責端

仁其身能仁其身是有君有君則有臣故人存而政舉

在為政者

矣。人君欲為文武之政在於得賢人以為臣而共理之。試觀開創必有開創之人守成必有守成之人。從未有下無太平之臣而可以致太平者也。然人不自至欲取人則以身身為帝之身則所取必帝臣身為王之身則所取必王佐。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理本如此也。若是則修身要矣而修身又必以天下共由之道蓋無常軌物之間眾人率之以寡過王者即立之以作則也。修道必以本心生理之仁蓋惻怛慈愛之理天地抱之以立命。此承上人道敏正者本之以立心也能盡仁則盡道而身無不修可以取人而為政矣。

政而推言立政

人字上同兼君臣此則以人言臣以身言君

任人在賢人也徐秉義有衆君子樂為之

用斯紀綱可以觀成而庶績咸熙不知明聰聖為之佐惟卿大夫皆得其人助策力有以共效則大猷克濟必藉後先疏附之材取人取賢人也無不賢之過以身如文武之身即取得周召畢散之人本面是言君取臣勿說似臣應君致失取字之義又須就人已歸通處坐寔透盤頃永心萬古經綸之原一人但以神運而羣工必以形勢所以聖亮之助勞微實子黼座然兩間休朋之運尉為時棟者分而鍾為明聖者合所以艮彌之夢不發于昏庸困挫玉入主望賢哲之升而士有應有不應必率履之間未足動其心也誠欲動其心焉則必以

身為燧燧之務。天昔穆考之世。後先疏附交贊。雍肅之躬。非以此哉。人君勤微等之事。而土或感或不感。必深微之內。未足服其隱也。誠欲服其隱。高則必以身為作孚之本矣。昔寧王之朝。訪範受書。咸規執競之烈。非以此哉。道訓達道。蓋人置此身於君臣父子間。非一一各得其理。各殫其分。則道有所歉。身安得言修。故曰修身以道。修道猶云體道。此仁字指已發言。而未發者自隨之五倫間。若無此相親相愛意思。縱做得好看。終與道理不相貫。得故曰脩道以仁。高蘇生六官之典。章喜然乃闢離麟趾之神。至今猶未解散者。此意穆平可思也。仁所以扶道于未墜也。萬國之修和杳矣。乃嚴父配天之思。至今猶可整頓者。此意恢乎有餘也。仁所以衍道于無窮也。滙系章句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將前三節作一小結。下面便接仁字說去。發明脩身道理。如數指上螺紋。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尊尊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

言。此生理自然便有惻隱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

孟齊當合上節註讀之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故人具此

生理。自然便有惻隱慈愛之意。

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修以仁

而仁者何也。即人之所以生也。人之生由於天地生物之仁。則天生人。即載有天地生物之理。然仁主於愛。而愛莫大於親親。慈親者人之本也。能親親則可以為人不親親則不可以為人。也。仁之裁制為義。而義者何也。即此處事理之宜也。富物之未接而心有其宜。及物之

既接而事有其則然義至於敬而敬莫大於尊賢蓋賢者宜之宗也賢而能尊則大得其宜賢而不尊則大失其宜也至於一本加隆九族次之一言親親則有殺大賢為師小賢為友一言尊賢則有等是等殺也禮之一毫不可減也有文而無不及也禮之一毫不可加也有節而無太過也蓋有仁即有親親有義即有尊賢有親親尊賢即有等級有等級即有禮是仁義與禮一有俱有一備皆備無欠缺亦無初終者也則非義與禮何以成其為仁哉

平此與下節總發明脩道以仁句從仁說到義從仁義說到禮一氣遞鋪出來然尚是虛虛分疏個道理如此至下節方言其相因之妙並暗含智以成仁也人是所生之物仁是所生之理天地好生人受生氣以生即莫不具此生理將無惻隱之心非人翻轉看便明翁寶林所以載是仁者究不離于形氣之中所以體是仁者究不越于知能之內非人也而仁何所托乎此仁字頂上節仁字來是偏言之仁與孟子仁者人也以心之德言不同仁之裁制為義此處要用一過又義字方不覺突出宜字須就章句分別二字上說取兩者字一呼兩也字一應正訓仁義已盡兩為大又從人也宜也指出為下三句根原親親尊賢只合渾說勿露出一本九族大賢小賢古下等級地步兩為大以切要言不以擴充言猶云第一切要第一該當也許鍾此天下大矣誰不當吾愛惟不言愛而言人則一念耽想所最先蓋有如此則為人不如是則非人者而親親是已親有溺我而上而人身所自出有溺我而下而人類所自蕃又有由我而推而人倫所自備且愛皆安也而獨此為不可解之愛夫苟不知仁為人則已知其為人而親親豈不大哉天下大矣誰不當吾敬惟不言敬而言宜則一念尊崇所最先蓋有在此則為宜在彼則為非宜者而尊賢是已賢有溺我繼述之

業而宜資其養。養有最。我不匱之。思而宜咨其啟。天又有去我。離間之斷。而宜資其調護。凡敬皆敬也。而獨此為不可後之敬。夫苟不知義為宜。則已知其為宜。而尊賢豈不大哉。親親所以為大者。天性之恩。於親最切。良心之發。亦於親最真。尊賢所以為大者。以事尊則賢自宜尊。以心言則我自宜尊賢。世間有極異數。與人不肯徹底事。自其親為之。若率其固然。而不容自己。此可驗仁心之發。路升他人所得。擬揚自復。天下之人。有一人不愛其親者。平謂親親為大同之仁可也。有一人不生而知愛其親者。平謂親親為大始之仁可也。是故目視耳聽。莫非仁也。而惟視聽于吾親之前者。為天下大聰明。手持足行。莫非仁也。而惟舞蹈于吾親之側者。為天下大特行。賢人素不相識。一旦尊之。若父兄在受者。不以為過。旁觀不以為非。只是該當如此。張君一非徒浮慕。竊臣師臣之名。改抑其驕亢。以明尊。試思吾之不知而求。知不能而求。能者無一不藉乎若人。則忘乎賢之為賤。已之為貴矣。心誠忘之。而其宜于君心也。何如哉。非徒陽襲克宅克俊之典故。致其貶損。以為為尊。試思吾即盡知其所知。盡能其所能。不過求至乎若人。則安于己處。其卑彼處。其尊矣。心誠安之。而其宜于人心也。何如哉。臣無黨尊賢。問乎事親。此是下節道理。與此節無涉。蓋此節只論道理如此。仁自仁。義自義。下節論到君子做工夫。乃有義以輔仁之意。親親在一本如此。在九族加彼。故曰殺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故曰等。兩為大。是在仁義內相較量。等殺字又於親賢內相較量。施恩養支有遠近。宗有大小。在祖祧亦有升降之文。下此者。可知敬厚睦之念。雖無有終窮而分封詔爵。必以世次殊其制。而親親之殺著矣。偏全異質。流品不齊。在農民。即有秀良之選。進此者。可知故愛惜之念。雖無有差數。而考爵授祿。必以簡別見其心。而尊

賢之等者矣。為一本為大賢非故厚之也。禮不可不及也。為凡族為小賢非故薄之也。禮不可或過也。章句於禮則節文斯二者下。又添而已二字。可見等殺之外更無節文。金廷璧禮備于有辨。就其情分并并。節次略然而呈。蓋生于人心之不容已也。禮徵于有定。就其情誼彬彬經緯油然而見。益生于人性之不容勉也。錫維士均用吾仁。而仁不可以混施。則秩序生于其間矣。均用吾義。而義不可以齊制。則經緯生于其際矣。此就仁義之等級講出。禮來不宜倒置。且此仁義禮皆以其發用處言。不可以禮為性。等級為禮之終。所生二字勿畧。見哀多益。真皆自然之節文。非由人力為臧貶。如此講并下節天字大指已得。○親親為事親立案。尊賢為大。即為知人立案。等殺禮所生。即為知天立案。在下位不獲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節重在此

敬孝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臣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句下須補仁以親親為大下故字方接得去故思

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義以成仁。賢是輔我身以事親者。朱子曰若不好底

人與他處豈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書曰天秩有禮所謂秩即等級也

不為親之累。此節寔理却在上節討出所以

句句皆用故字。看來只一個脩身其工夫不可不如此。又須得如此。如此不必更生別論。

合而觀之身也者取人為政之本也故君子欲為政取人不可以不修身則修身誠重要然身必主於仁而後修親親則仁之大而愛之始也故思欲修身又不可以不事親至父事兄事事親有益於知人而啟心沃心知人有益於事親故思欲事親又不可以不尊賢而知人定則親之如何事人之如何知而為身之如何修者皆天理所當然之實也親之所以事人之所以知而為身之所以修者皆天理所以然之理上兩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此故也故欲事親知人以修其身者先不可以不知天理此節從脩字中推出工夫當如此故字頂上兩節亦惟道理節節生來是以工夫皆完備玩數不可不字是看君子身上而責成之 脩身要會取人立政意講不可不字方醒 思脩身一頓合仁義禮皆所以脩身而親親是仁之真切處脩身在事親重能仁其身意不重在事親王方蘆愛隆于一本以為事吾親也而即所以仁吾身也孝盡于因心以為親親之仁也而即盡人之道也 人知又在尊之先蓋知之而後尊之也 人不但明事親之理習與正人居以涵養氣質自有流露於說親養志間者故事親在知人重義以輔仁意亦不專重知人王方蘆知大賢而吾師之則親法有資而修身之道進知小賢而吾友之則講習有類而親親之理明陳大士事親之事朝夕之間是也失其人則無以為調護起居之資而子職多曠事親之本性情之際是也失其人則無以為涵養君德之籍而仁愛或衰 上知人單指尊賢下思知人并連事親在內天字即上等殺之禮亦是仁義禮之統會處那四山使親親之殺而出于人之所為殺也則亦容之于人而足也然而非人之所為殺也天也天性之真星之為慈愛之良本自有不得不殺者在焉尊賢之等而出于人之所為等也則亦辨之于人而足也然而

非人之所為等也。天也。天真之積。顯之為恭敬之文。本自有不得。不平等者在焉。豈重光惟知天則大原。獲瞻而流品之辨。無難知。天以知人。則大倫以明。而族姓之施。攸當。此節釋上兩節。一齊收拾上完仁字。下起智字。其中更有個勇在。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

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

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

此也。仁所以體此也。謂身體躬行勇所以強此也。三此字與本文行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

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

一有不誠。則人欲聞之。而德非其德矣。知或為私察。仁或為姑息。勇或為暴戾。程子曰。所謂誠者。是誠實此

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夫修身以道。而道非一端也。天下所共由之達道有五。而所以

者。夫婦也。以天合者。昆弟也。聲應而氣求者。朋友之交也。此五者盛衰無不達之時。中外無

不達之地。天下之達道皆身之所履者也。三者何必之不味為知。心之無私為仁。心之不息為勇。此三者原於繼善之始。既厥賦之為均。其在受形之餘。亦反身而求。是天下之達德。乃修身以體道者也。然知何以不涉于虛。仁何以底于純。勇何以不難。以妄。蓋有一焉得其一。則德無不立。而道達。林次崖曰。此以下四句。只是申明上文之意。蓋言修身以道。未見其為何道。遂無不行矣。道也。止推修道以仁。及于知。天未見其為知。仁勇也。故于此盡言之。道曰達。道見人不可不由。德曰達。德見人不可自誣。王發祥禮樂刑政之屬。闢數世而一變。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不變者必其不可變者也。故庸愚由之而不知。聖賢行之而莫蓋。惟此自足者。共于古而已矣。聰明才辨之說。歷數人而各殊。而知仁勇不殊者。必其不能殊者也。故高者可以俯而就。卑者可以仰而金。惟此大同者在。宇宙而已矣。君臣五句。不言親義序別信者。言物而則自在。陳大士曰。天下之大。不可以無主。故衆建而為君。天下之治。不可以獨制。故衆建而為臣。言父不稱母者。夫有統我而尊之者也。言子不稱孫者。夫有愛我而厚之者也。既冠有丈夫之道。許嫁有從人之端。體以胖合。而恩情以相見。而親是夫婦也。敬長為其近于兄。而况我兄乎。慈幼為其近于弟。而况吾弟乎。天子之貴。必有廣師。一介之士。必有密友。父子兄弟。非此不親。君臣夫婦之義。非此不明。朋友獨言交。惟交而後成。為朋友亦必德業相助。性命相字。方算得交。非只泛泛面識。便得。譬於君臣父子之列。韓士脩人有不全于君父。并不全于夫婦。昆弟而獨不能一日無朋友者。是所以濟倫之窮也。且人有有朋友而後得全于君父。并得全于夫婦。昆弟者。是所以助倫之成也。謂五者定要跟着身字說。人有此身。便有此五者。若無此五者。豈復成個身。所以達之天下達之。

萬世輯語五者無論衰亂之時暴棄之人皆不能離合訂就二氏舍真從假自遁於五倫之外究竟其真者自在按兼此兩條纔說得達字透陳大士盛世之民朝廷有教化而後天下有風俗莫不秉禮思義畢致力於倫理道其衰也磨厲于區狹酷烈之餘然于是二者猶躊躇徘徊相與嚮持而不忍去則其道亦可睹矣何者此性也情也因生人所以立命也即盛世之君人皆習乎學問而心各返于性命莫不扶世翼教共昭揭于茲常道其季也遞轉于道德功力之降然于是五者猶表裏用明亦相與維持而不敢壞則其道益可知矣何者此統也紀也因人主所以藏身也知則上節知天之知但彼讀平聲此讀去聲上以知事物之理言此以知五倫之道言仁即前節之仁然前以愛言仁之用也此以無私言仁之體也其寔能無私方能篤愛惟能篤愛乃見無私勇是強於知行知非勇則知得不徹仁非勇則行得不到劉大川由修身以仁論之則天下人祇有一德焉以統乎義禮者曰仁而已然因修身以仁而至于知人且至于知天則仁之中于是乎有知蓋仁為知之所以終始為仁之所以始知仁相為終始而不能然仁知又有所以成始而終終者則仁知之中于是乎有勇蓋仁豈有智以別夫仁而渾厚之意出于精明令吾身合敬同愛之屬隆然有辨而不滑夫然後以其惻怛慈祥者周流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仁之所施已各當矣有勇以強夫仁而豈梯之應運以果斷令吾身慎微慎與之務強然必赴而不回夫然後以其篤摯綱繆者固結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仁之所任有全力矣三者論脩德之事不無前後之殊論性分之德初無賢愚之異故存疑謂此知仁勇俱是性分帶來底須看匹夫庸材一事皆備一時皆應所以謂之達德即大聖大帥亦不過由此擴充以盡其量耳而所以

行之之字俱指達道一對三五言亦是數目字非即當做誠字但其所指是誠也總之雖五無從見三離三無從見一蓋德外無道誠外無德誠字不宜露出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

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知之謂知其理行之謂行其事與上節章句三此字

一般不得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空說義理

知之透徹行之成功便是勇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分是性分

之分謂性中所具之理有此三者故見於用各有所屬知屬知一分行屬仁一分強於知行屬勇一分等是等級之等謂所稟之氣不齊故資質有偏下上等以知為重而主知次等以行為重而主仁下等以

強於知行為重而主勇益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跟分一故聞道有蚤莫邊說

以知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其至一畢竟呂氏曰所人之塗雖異而

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者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自阻之輕困知勉行謂

不能有爲

自疑之念起

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達德足以行乎達道而人每自護者何也誠

以氣稟不同以知而言或則生而知或則學

而知或則困而知人不免疑其雖知之而未必一矣然此不過就其知之所由言之耳及其知之生知者此道學知困知者亦此道聞道有早暮而無精粗一也以行而言或則安而行或則利而行或則勉強而行人不免疑其雖行之而未必一矣然此不過就其行之所由言之耳及其成功安行者此道利行勉行者亦此道行道有難易而無餘欠一也是其所入之途異者以氣質之稟異也其所至之域同者以知仁勇之德同也惟德本無不達故知之一成功承上言以達德行達道人能之惟人人能故曰達也吃緊在兩一也句生而可一也知者義理也事是亦須學問如千里馬非離地能行但較凡馬走得不着力耳學利困勉俱在工夫上說但學利又更知行得容易困知非因困後求知是用困的工夫而知也蓋迂迴而後通積苦而後悟意利者真知篤好而求必得之謂如利欲當前汲汲向前意勉強則并不見其利只矯拂做將去七之字指達道須貼寔君臣父子等語方不是泛論知行知之行之上各有一而字皆以其已能知已能行言勿認作方去求知求行看知之成功就是上面知之行之指現成說道以能行而後完其量知之特以啟其端故知止曰知之行直言其成功兩一也謂生安到這裡學利到這裡并困勉也到這裡寔無兩樣知行也着眼在兩及其字從不一轉出一正是一段警勇策勵精神玉汝以學知與生知較而生知捷矣以困知與生知學知較而學知捷生知并捷矣然異于始者不終異于後同而君臣同而父子同而夫婦昆弟朋友未嘗有彼與此之不齊則亦未嘗有知與不知之分途也一也

以利行與安行較而安行不勞矣。以勉強而行與利行安行較而利行不勞矣。行尤不勞矣。然殊于始者不終殊于後。吾見同而君臣同而父子同而夫婦昆弟朋友未嘗有彼與此之不齊。則亦未嘗有行與不行之分途也。一也。張京江天下無生知。有學知。而大道亦可共明。天下無學知。有困知。而大道猶不至終晦。其所以知不一而知之一也。是天原未嘗限我以知也。天下無安行。有利行。而大道亦可勝。幾天下無利行。有勉強行。而大道猶不至中絕。其所以行不一而成功則一也。是天亦未嘗阻我以行也。若不是氣稟有不同。安得有此六或字。若不是人性無不善。安得有此兩一也。氣稟是不可強。底人性是不容沒。底放置生安。驅策學利。并輕置學利。驅策困勉。一步緊一步。正為哀公對症下劑。○小註此節一字即上文之達字。雖達故無不一。但此是論達德。非論達道也。兩一字歸縮達德上。觀下節專言知仁勇可見。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子曰二字衍文。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

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

私者。徇人欲而忘遠。慳者其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

私。怠惰者皆自便其欲故曰私。

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天知之一成功一已渾然一知仁勇矣。豈徒近乎雖然欲求一之當先近之。彼其智則能知矣。

吾未能知而好學以求知則亦近乎質矣。仁則能行矣。吾未能行而致力以行之則亦近乎仁矣。勇則知行各詣其極而無不能之可恥矣。吾未能勇而知恥其不能知不能行不甘於人下則亦近乎勇矣。其好學力行知恥之較易者。學知利行者之所以知之成功也。其好學力行知耻之較難者。困知困知此又為氣稟不全者指出下手工夫。謂依此做去可馴至於知勉行之所以知之成功也。困知之一成功一也。雖學利亦離不得此三項。但就困勉言尤為顯切。三句俱貼五達道。講學即學此達道之理行即行此達道之事。恥即恥吾身之不能明道行道也。玩一好字可見他自知其愚必欲求進於明分明與自是而不求相反。王孫凡聖賢有難明之意不傳之心惟苦心之士好為之研究無何研究窮而聖賢之精神露焉。非聖賢之精神露吾心之精神露也。凡古今有運數之循環興衰之倚伏惟深心之儒好為之參稽無何參稽透而古今之靈明出焉。非古今之靈明出吾心之靈明出也。故一事也。在投之而茫然一披尋而端緒見矣。再披尋而究竟見矣。披尋之千端緒近也。端緒之于究竟近也。皆智中必至之途乎。一理也。初遇之而懵然一細繹而郛廓見矣。再細繹而底裏見矣。細繹之于郛廓近也。郛廓之于底裏近也。皆智中直截之堵乎。玩一力字可見他着力挽回情欲之流而歸於正路分明與徇欲忘反相反。章大力五倫之屬舉之但有其名而名不足以為道。夫君臣父子之類豈泛然相遭者哉。彼所謂仁者正謂有寔于其間苟有行為以加之所與接者已不淳也。五倫之典但有其儀而儀不足以為道。夫相承相錯之際豈文具相與已哉。彼所謂仁者正謂能深懇其中苟致力焉以行之而其相與者已不淺也。天下之事未有非力所可舉者也。為者常成作者常獲苟為力行乎忠孝信義之事而不終造于忠孝